

2019年全球票房收益排位前100部影片涉及的113个导演中,女导演仅12人;而优秀女性导演正在用作品改变观众思考性别的方式

她的镜头,他的故事

■本报记者 柳青

南加州大学在去年做了一项调查,2019年全球票房收益排位前100部的影片涉及的113个导演中,女导演仅12人;2018年这个数字更低,只有五个女导演有机会参与收益前100的电影。

今年开春,一场关于“女作者在作品中怎样塑造男偶像”的争议持续到现在,针锋相对的双方没有任何达成共识的可能。这场不断升级的网络争论让今年的三八妇女节有了别样的仪式感,抛出了若干在人文社科界已经被反复讨论、而公众大概率不会主动思考的议题:女性或第二性意味着什么?性别是生理现象还是社会化的结果?性别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不可逾越的界线么?

也许是机缘巧合,华语互联网展开性别议题论战的同时,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策划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影展,主题为“她的镜头,他的故事:女性导演镜头下的男性主体”,从2月26日到3月10日,展映七位女导演的作品,作品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当下,棱镜折射式呈现“她们”看到的“他”。

■男人戏是女导演的禁区?

南加州大学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当下西方电影业、至少是英美电影业的性别格局:女导演的总体数量很少,有机会参与到大项目中的女导演更稀缺,能够争取到独立执导机会的女性,绝大多数的案例中她们被默认为应该去拍摄中小制作、不会大规模放映的女性题材作品。将在今年上映的《花木兰》和《黑寡妇》都由女性导演执导,对好莱坞而言,让女性领衔超级英雄类型的大制作,是非常艰难的决策,即便如此,这两部电影都是围绕“大女主”展开的。

在电影业内,流行着一条奇葩的潜规则,即,男人戏是女导演的禁区。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叙事电影》中总结了非常有内涵的一种风俗,从中窥视社会学层面顽固的性别歧视:女扮男装被认为是叛逆、勇敢、帅气的,而男扮女装通常是笑话。

自上世纪中叶起,男性导演能在作品中拥有女性视角的意识,会成为全行业好评的佳话。比如侯麦,被形容为“内心深处是个喜欢女人的女人”,这是由衷的赞美,绝非取笑。然而,从创作者内部扩散到更广泛的评论群体,女人们似乎

认为他们拥有了解女人的特权,但逆向箭头是不存在的。

1998年,澳大利亚导演安娜·库金诺斯的《勇往直前》入围戛纳影展,影片的主角是希腊的移民二代,一个懦弱压抑的男孩,他在种族、情爱、身体和性别层面,都深陷迷惑。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导演以不同寻常的勇气和锐气,正面强攻男性社群内部的敏感话题:雄性荷尔蒙的脆弱和衰败。影片在戛纳首映后,库金诺斯发现她要面对一场群殴式的采访,有有礼的记者甚至当场问她:“你是不是做了变性手术?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了解男人的心理?女导演怎么可能胜任女性和儿童之外的题材?”

女导演的“看”,是投向男性世界的反向凝视

女导演拍摄女性题材,出于天然的使命感。当女性萌发“看”的意识,她无法不主动去寻找并且凝视“她”,因为在男性主导的话语体系里,无论作为集体还是个体的“她”,被漠视得

太久。在欧洲公映的法国导演瑟琳·席安玛的新片《燃烧女子的肖像》,是当下法国电影中特别值得被重视的一部作品,因为席安玛的影像语言特别珍贵地捕捉到女性对女性的凝视,她们在互相看见的过程中,对身体、对自我有了清晰且强悍的意识。电影里,三个女孩在炉边朗读俄尔甫斯和欧律狄刻传说的段落是动人的,姑娘们敏锐地把一种充满生机的主动性注入到欧律狄刻这个希腊传说的人物中,她不再是被动的、被拯救的客体,而是她主动地要求俄尔甫斯:“请你回头,请你看见我,记住我。”

“请你看见我。”这是女性内心深处被压抑了千百年的、野火般燃烧的呐喊。但是,女性视角并不意味着女性创作者的视野只能被拘束于自我观照和姐妹情谊。当女性的“看”的主动性觉醒,她怎么可能不向着男性世界投去反击的凝视。

“她的镜头,他的故事”这个影展规模虽小,策展思路犀利,其中玛丽·哈伦导演的《美国精神病人》是一部对很多新生代女导演造成“启示录”效应的作

品。电影改编自极有争议的同名小说,是对当代美国极尽挖苦的黑色幽默剧。影片以1980年代末期的华尔街和曼哈顿为背景,克里斯汀·贝尔扮演了一个钻石王老五般的股票经纪人,被双重性格支配,在赚钱和杀人之间忙得团团转。时年26岁的贝尔,身材健美如古希腊雕塑,电影里最重要的一个段落,镜头冷酷地停留在贝尔的肉体上,传递出观看者的赤裸的索取,是无所掩饰的视觉暴力。同样的镜头和视线——男性对女性的凝视——长久地支配了好莱坞经典时期以来的电影。穆尔维在1970年代的文章里提出,面对这样的作品机制,女性观众获得快感心理的方式要么安于受虐,要么潜意识穿越成男性。而哈伦导演用她悍然的视听语言炸出一记惊雷:女性可以用同样的凝视回击男性。

女导演瓦解了男性的刻板印象

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男性对女导演拍摄男性题材的抗拒——他们恐惧于这回

■女导演对男性题材的表述,出发点不是敌对、贬抑和否定。她们的创造对象双重质询了人们约定俗成的性别命题,她们和电影里的他们合力在改变观众思考性别的方式

影片的主角是两个落单的红军游击队员,导演用极致平和的镜头像剥洋葱一样展开了战争中人性的暴力层次,她创造了一种荒芜的视听美学,从中透射出人的内心深处的动摇和背叛,这些心理层面的颤动是不存在性别差异的。

库金诺斯在《勇往直前》里塑造的主角,是一个对自己的社会化角色充满不确定的少年,到了阿根廷女导演安娜·西·贝妮的《无爱之年》里,主角是一个主动和社会规则割裂的诗人,他抛弃了这个世界对男性的定义和要求,继而被世界抛弃了,在身染重疾、走向死亡的绝望孤独中,他几乎是用惨烈的方式试图寻找并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有效联系。

在这些作品里,女导演瓦解了男性角色的刻板印象,“英雄”和“硬汉”的包袱卸开后,这个性别群体的面貌开阔起来。男人会软弱、失控,当他们颓然跪倒在命运的铁拳下,甚至比女人更无助。他的故事到了她的镜头下,男性不再是天赋的、理所当然的概念,性别很可能是被构建、被规训以后的角色扮演行为。

关于男性的世界,女导演有着旺盛的表达欲。她们可能毫无障碍地进入男性视角,比如唯一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导演的女性凯瑟琳·毕格罗在《底特律》《拆弹部队》《惊爆点》这些作品里一以贯之的阳刚气性;她们也可能从女性立场消解男性的权威,体察到男性刻意压抑或不愿承认的边缘体验、雄性气质的危机和性别认同的困扰。无论哪一种,女导演对男性题材的表述,出发点不是敌对、贬抑和否定,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巴特勒的“性别反抗”理论用在这里是合适的,导演和她们创造的对象双重质询了人们约定俗成的性别命题,她们和电影里的他们合力在改变观众思考性别的方式,女导演们通过创作实践着改变自我,进而颠覆身份和性别的同一性。

俄罗斯女导演拉丽莎·舍皮钦科41岁英年早逝,她在去世前两年完成的《上升》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



田中绢代导演的首部长片《恋文》剧照。



玛丽·哈伦导演的电影《美国精神病人》剧照。

佟丽娅和孙俪试图转型突破的职场剧热播却评分不高

脱下“宫装”换上“工装”后,“大女主”职场剧为什么高开低走?

■本报记者 宣晨

近期,两部职场剧《完美关系》《安家》正在热播,剧中女性角色格外抢眼。《完美关系》里,佟丽娅化身初入职场单纯天真的“菜鸟”,在一桩桩危机公关的实战中磨砺成长为“大女主”;《安家》里,孙俪饰演房产中介门店店长才貌双全,与员工和客户一同经历房屋买卖引发的悲欢离合和一地鸡毛。两部剧演员阵容强大,收视率排在同时段前列,但观众的认可度并不高,《完美关系》的豆瓣评分甚至已降至4分。脱下“宫装”,穿上“工装”,佟丽娅和孙俪花费不少心思,但试图转型突破的职场剧为何高开低走?

近年来,国产“大女主”职业剧看似火爆,口碑佳作却不多。“灰姑娘”遇上“霸道总裁”的套路已令观众望而生厌,“伪励志女主”与悬浮故事也是“大女主”剧的顽疾。专家认为,“大女主”职场剧亟需突破画地为牢的编剧思路和照本宣科的“尬演”方式。少些套路,用心观察现实生活里有血有肉的人,用质朴而有温度的手法描摹还原普通人的模样,用理性的思维平衡事业与生活的比重,才能找到破解难题的钥匙。

剧中活成“团宠”的女主角,为何难让观众喜欢?

《完美关系》与《安家》热播并不意外,中国观众对女性职场剧一直情有独钟,此前《杜拉拉升职记》《欢乐颂》《上海女子图鉴》等均受到关注,曾引发“女性如何在职场立足”的热议话题。职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刚性”撞上了女性自带的“柔软”,既为创造戏剧冲突提供了丰富养料,也塑造出一批“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的女性职场精英形象。与此同时,职场中的女性还需面对更复杂的家庭矛盾、职场得失,生活中的纷纷扰扰与事业上的奋力突围交织,使角色变得立体而丰满,富有人情味。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打着职场剧旗号的“言情剧”“宫斗剧”近年来逐渐在荧屏蔓延,剧中女性则沦为“花瓶”和“玛丽苏”。在《谈判官》《创业时代》《我的真朋友》等电视剧中,谈判专家、房产中介、互联网创业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却甚少触碰行业核心,所谓的职场设定变成了包裹“甜宠剧”的外皮。与这些“伪职场剧”不同,《完美关系》与《安家》的主线剧情回归到行业本体。《完美关系》采用单元剧的模式,以平均五到六集讲述一个完整案例,用明星遭偷拍、员工过劳死等危机公关事



左图:佟丽娅在《完美关系》中饰演初入职场的“菜鸟”。
中图:孙俪在《安家》中成了房产中介。
右图:在《完美关系》中,陈数饰演公关公司女高管。(均电视剧剧照)

制图:李洁

件推进剧情;《安家》几乎每一集都要面对新客户、新状况,同业竞争、法律争端等行业问题纷纷入戏,通过中介开出一张张交易“单子”见证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可惜,本该为“大女主”职场剧正名的两部热播剧,却因为剧情和演技遭到质疑。孙俪在《安家》中的人设被网友诟病,女主角房似锦出场时一副“生人勿进”的面孔很不讨喜,远不及她在《小姨多鹤》《甄嬛传》《那年花开月正圆》等电视剧里的经典角色。《完美关系》里的“空降”女总裁江达琳更是执拗而矫情,是一个典型的“傻白甜”角色。经过“职场言情剧”的一轮洗刷,观众对“玛丽苏”感情戏的套路逐渐失去兴趣,女主角在男性“团宠”下一路升级打怪的剧情,既赚不

到眼泪也赢不了口碑。不少观众吐槽,37岁的佟丽娅饰演27岁的职场菜鸟,形象不够灵动,表演用力过猛,反而使人物塑造单薄而缺乏张力。相反,《完美关系》中的女性配角十分出彩,陈数饰演的斯黛拉雷厉风行,高露饰演的舒晴心机深沉,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此外,这两部剧也相对拖沓,职场“修炼”过程中江达琳、房似锦将逐渐历练蜕变,但观众实在“等不及”了。《安家》翻拍自日剧《卖房子的人》,原作故事紧凑高潮不断,而《安家》拉长到53集,10集过后才展开故事主线。

“悬浮”的叙事表达,使职场剧女性形象“失真”

近期播出的国产职场剧中,“失

真”的女性形象并不鲜见。为了赋予女主角一定的辨识度,主创人员绞尽脑汁贴标签、加光环。《精英律师》中戴曦把法律条文倒背如流,《创业故事》里那蓝换衣如走秀,这些角色已然跻身行业精英,偏偏专业素养漏洞百出,不自知地掉进人设崩塌的黑洞。

在新近的热播剧中,也存在不少类似“硬伤”,观众常常疑惑:江达琳的“胡闹”式公关在现实中能活到第几集;房似锦把新装修房卖给孕妇,跟手下员工抢“单子”的行为是否有违职业操守。专家认为,不论是哪类女性形象“失真”,其根源都是缺乏对现实的观照与人性的思考。

职场剧中的女性角色并非孤立存在,其丰满细致的程度首先取决于电视剧本身是否接地气,是否能反映行业的

真实现状。国外有不少成功刻画职场女性的电视剧,日剧《我,到点下班》《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美剧《傲骨贤妻》《实习医生格蕾》等严谨精准地呈现了职场生态,编织出扣人心弦的故事,女性的职场境遇和社会大环境强勾连,激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优秀的职场剧不仅给观众提供了了解行业内幕的机会和窗口,还能提出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触动专业人士反思,甚至引发行业变革。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不少演员常年奔忙于剧组之间,对职场剧反映的现实生活缺乏了解,只能照着剧本“尬演”。如此“悬浮”的创作方式如何能演出职场的“原汁原味”?毕竟,如果不能对行业有着深入体验,不可能创作出真正贴近生活的作品。

海外视点

■本报记者 王筱雨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第17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近日决定将开幕日期从5月23日推迟至8月29日,闭幕日期仍为11月29日,展期因此缩短了三个月。本届展览以“我们怎样一起生活?”为主题,现任策展人、意大利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长哈姆·萨尔斯担任策展人,届时将有63个国家参与活动。

“考虑到最近的预防性措施为人员流动带来的影响,我们决定了新的日期。”双年展的声明中写道,“鉴于活动组织的复杂性,短期的推迟并无意义。”

据悉,展览将聚焦“建筑在空间中身为主导者和守护者的双重作用”,萨尔斯呼吁“在外界环境日趋差异化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签订一份新的‘空间契约’,建筑师应当为追求联系的个体、为需要多样空间的社区、为要求认同感的新型社区打造出人类能够共同生活、面对危机的联合空间。”

上月,双年展主办方以线上发布会代替了原定3月3日在意大利文化研究所举行的线下发布会,各个国家的设计方案也随之公布。中国国家馆实施方案定为“院儿——从最大到最小”,将通过“院儿”这一传统的人居建筑形式,从气势磅礴的紫禁城到平凡日常的胡同邻里,联系起古今中外的建筑线索,探索人类共居的多种可能。

疫情之下,全球的艺术场馆纷纷做出反应。意大利宣布关闭全国范围内的电影院、剧院和博物馆。此前,位于米兰的著名景点米兰大教堂和斯卡拉歌剧院已经闭门谢客,而原计划于四月开幕的米兰国际家具展也延期至六月。

英国方面,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馆长加布里埃尔·菲纳尔迪和工作人员暂缓了前往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为英国国家美术馆馆藏精品展揭幕的行程,西洋美术馆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及位于南肯辛顿的各场馆都表示将密切关注动态。独立美术馆们则将通过协会于近期公布具体计划。

与此同时,美国博物馆联盟也建议博物馆,“采取灵活的政策和完善应急机制,以保证藏品在无人情况下的安全和稳定”。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将缩短展期